

蜀禱杙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唐英撰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郾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
潁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為事被重罪繫許昌
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
不可言何自陷為盜建感其言因隸軍于忠武而節
度使杜審權拔為列校從討王^宣芝有功所乘馬死
剖之得一小蛇于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募
建補軍虞候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
李師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命分其

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牧皆錄為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啟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驛而邠寧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于烟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懼禍求為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為現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已出為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疑其圖已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

一月昭宗即位陳敬瑄叛于成都慮建與東川顧彥朗膠固為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參謀李人謂曰建今之姦雄恨顧久矣必不為人下若為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惧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為成都尹割印蜀黎雅置永平軍于印州以建為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于劍

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為衙內都
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教瑄垂敗心冀全蜀乃
入白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効而饋
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
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為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
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
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
駱保蒼頭保祿鬻食之昭度大惧乃以符節付建即
日東還詔復教瑄官令建罷兵歸印州建不從急攻
成都令教惧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為
相厄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
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恨
令教與教瑄議以勢不可敵其夕令教持符節即建
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陳其事龍紀
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
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教瑄廢處雅州以
其子為刺史既行建遣殺于三江令教仍監其軍四
月以令教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
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瑯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天復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

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弒昭宗建率將吏百姓
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
鳳皇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月僭即偽
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信為中書令韋莊為散
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為樞密使任知己潘
峭為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為太傅王宗侃為太保
兼侍中以唐觀軍容嚴遵美為內侍監授唐室舊臣
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偽詔改堂宇廳
館為宮殿其略曰帝王之居上應宸象朝貢臻集華
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頌分名
號以正觀瞻况我肇啟丕圖數有嘉瑞允協上玄之
既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厨廡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
宜從革永用維新

大衙門為宣德門師子門為神獸門大廳為會同
殿毬場門為神武門毬場廳為神武殿蜀王殿為
承乾殿清風樓為壽光閣西亭子廳為咸宜殿九
頂堂為承乾堂會仙樓為龍飛閣西亭門為東上
閣門亭子西門為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為日華門
行庫角門為月華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笨橋門
為乾德門大東門為萬春門小東門為瑞鼎門大

西門為乾正門小西門為延秋門北門依舊大玄
門子城南門為崇禮門中隔為神雀門東門為神
政門西門為興義門鼓角樓為大定門北門為大
安門中隔為玄武門昌橋為應聖橋舊宅為昭聖
宮堂為金華殿摩訶池為龍躍池賞設廳為韻光
殿軍資庫為國計庫衙庫為內藏庫衙內趨為庫
為齊天庫衙內雜庫為廣潤庫賞設庫為常盈庫
賞設行庫為殿前庫南倉為天富倉瞻軍東庫為
左金藏庫北倉為大倉甲仗庫為天武庫舊三使
院為彰信門尚書省于舊使院置御史臺于府司

置府城為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為左
右街使廂虞侯為街巡使後槽為飛龍廐容司為
容省使樂營為教坊使廚為御食廚戟門添置三
十六戟神策營為糧料司六軍為支計院成都府
移在子城外逐隄使處制立府所司新西宅為天
啓宮堂為玉華殿

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韋莊為吏部侍
郎張格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
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灌州奏武部郎
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

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作即遷右拾遺時播遷
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
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亂
乃變姓名賣卜于溫江建聞其名奏為節度判官又
上建詩叙二亂五危七事為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
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
臣終不能奉謁與鷄犬同食今雖召還必須再貶于
此死之日葬我于閩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
道古墓至蜀果不為時所容復貶茂州卒于路五月
立周氏為皇后宗懿為皇太子十月講武星宿山步

騎三十萬遂宴于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
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顧可
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畧尚不能得
歧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為
意宗佶憾之諭庖人置藥而毒殺之扶字子持廣都
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
諸子為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白姬生宗懿宋姬
生宗輅陳姬生宗智宗時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鼎
宗澤宗平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宗佶本姓甘
氏建未有子錄為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特位隆

功高所為不法連上表求為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悖因此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託於人上爰念烝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我赤子樂於南畝而有幽風七月之咏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為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即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

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為建答宗綰教其畧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口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勅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為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弭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

有浣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按識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允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允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人神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遊

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歎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鷓閑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搃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璞于田令攷之故第以為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為通計縣改太子名為元膺

三年七月文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以叛

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為太子瑤字伯玉長
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闘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
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為鬼兵稱瑤為鬼
魁建克成都瑤多汙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喻氏
有異色瑤虜而逼之喻氏曰吾夫夙嘗為鄉貢進士
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我尚以非我匹尔健兒也焉
得無禮于我瑤仗劍謂曰尔畏此乎喻氏曰吾寧死
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女無限何必
逞暴於此遂杖而釋之
四年二月以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營為崇

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建出遊
寶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
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
于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卒炕字凝夢其先河
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于姜妾解愁
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
頗有國色喜為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炕第見之謂
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
以薦于君其實靳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邪
炕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邪人

皆服其有守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俘大赦改元通正時大霖雨禱於奇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沉江而死化為此神即今江瀆廟是也

昌十四春秋通正元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啟運錄二十卷青宮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弘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間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謂曰

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建嘗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吊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稱大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為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為靈應王鄧艾為彰順王張儀為昌化王五月祀黃帝于南郊翌日祀地祇于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九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風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光天元年四月有狐嘯于寢室鶴鷄鳴于帳中鷄鷄

集于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
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
名號撫有神器兢業懼不負荷幸托天地之靈
廟社之貺方隅底定黎民康樂二氣叶暢五穀豐稔
然以萬幾之大不免勤勞于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
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后
妃交薦于中朕不能違立為儲貳勉力輔戴無墜我
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
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勿
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武年七十

二偽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陵遲姦猾亡命
之後攘袂誓衆于萑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於
此時乃與晉暉輩攘竊于許蔡之郊藏逆匿于
墟墓之間其暴固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
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
其必貴而佑之邪抑天為之邪遂能奮迹士伍
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披銳翼衛
乘輿于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閹猜忌自壁遷
利遂舉兵據閭止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

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而韋昭度章句
書生柔眚醞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
其可取而代中以机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
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
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恥而為岐隴所
阻自視才畧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俛首而為之
臣邪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
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
省徭賦臨終顧託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
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
尚克享國必不忍為鼎足之勢此子所以不深
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為左駕奉
軍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明敏有
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
格言上已許衍為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
才器英武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
頗好經史詩賦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
周氏為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
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為乾德

元年以龍躍池為宣華池即摩訶池也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錯判六軍諸衛事旌旗
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
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妃餞于昇僊橋以宮人二
十人送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宴飲彌日
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
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
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慟
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

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
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為長夜之
飲嬪御雜坐烏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
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為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
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珣韓昭等奏曰嘉王
宗壽從來酒悲不足怪也乃相與諧虐譔戲笑衍命
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
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
衍曰王必不納

衍宮詞曰輝々赫々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

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

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為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與鄭雲叟應百篇舉不中入天台為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遊成都隱青城山之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有五顏貌如生衆以為尸解有文千餘卷皆本無為之旨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理識動兵機沉滯丘園五科合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十月以韓昭為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衍詔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情非臣之情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為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段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后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之梟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畧曰

今朝廷之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
乃子乃孫之謀暨偷目前之安不為身後之慮衣朱
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狼虎之人奸諛滿朝
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
行以其言有益擢為右補闕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
帽行好私行往：宿于娼家飲酒于樓索筆題曰王
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戴大帽四月流軍使
王承綱於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有美色欲
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遣人行不從遂取入宮潘昭
與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
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
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見紅樓。

後蜀辛寅遜脩王氏開國紀以肥遺為旱魃唐
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

山海經外傳華山亦有此蛇

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
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遊浣花
溪就舟練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
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
自江心躍起變為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死者數千

人行俱即時還宮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夜分未罷
行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
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
光溥咏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
醅不覺錢唐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
于是罷宴七月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
米粒曳之而行十月彗星見長丈餘在井鬼之次司
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脩德以禳之詔于玉局建置
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
上徹于天成此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止國
之兆豈祈禳之可弭延怒流於黎州雲唐安人立朝
蹇諤自比朱雲權倖多嫉之宣徽使景濶澄嘗謂曰
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尚方只有殺鷄刀
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濶澄恨之至
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製狹中俛首即墜在位者
惡之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錦繡衍不
許以為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咸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朝永陵
自為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

道服蓮花冠髻髻為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曰醉粧
國人皆效之四月朔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
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
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
能弔伐彼又不為臣子此所以憂爾在珣曰朝廷有
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者著十臣
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于禁中選驍雄于麾下爰持
斧鉞出鎮藩籬飭宮殿于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為憂
之端為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推挫英雄吹揚佞媚全
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讐于樞
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
受先皇之付囑為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
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為貪饕之人實非
社稷之器存王宗弼在謬涉烟霄殊非塞諤興亂本
則逞章程之妙恣奸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
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恠毒心恣貪殘焚熟軍營安
寬私第不顧喧騰于衆口惟思自任于忿懷有歐陽
晃在酷毒害民市利聚貨叨為郡守實負天恩瘡痍
已徧于陽安蒙蔽由憑于內密有田魯儔在為君王
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

同于上苑金珠求滿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為畱守
入掌樞机無諤、以佐君但唯、而徇旨有景濶澄
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
寵敷對唯誇于便捷佐時不識于經綸素非忠勤實
為忝竊有嚴凝日在唱止國之音銜趨時之伎每為
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為桀紂之昏使上之唐虞之化
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
賜在珣綵五百段加開府在珣以綵之半遺罕罕字
仲緘温江人博通經史献車駕還都賦除温江主簿
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

古奇文直以
事為也哉
一不

大用而卒四月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以覘虛實笏
書記叙興亡其畧曰伏自朱温肆逆運屬昭宗三年
痛别于西秦一旦遽遷于東洛誅夷宗室焚燕宮闈
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偽命由是大唐中興
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墮憤朱温崔亂之後
同謀篡弒遂乃神机迅發心鼎獨然竭滄溟而弑戮
鯨鯢芟林芟莽而决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
久困于生靈乃選練其死士總過汶水縛王彦章于
馬前旋反夷門斬朱友正于樓上劍霜未匣槍雪猶
輝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岳知一人應運引頸

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
塗炭遂定四維備闡皇猷咸遵帝力今則三秦貢表
兩浙稱臣淮南陳述職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
宇宙便息干戈未煩梟虎方議除剪豈謂蜀國皇帝
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喜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
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王迴感于蜀王國禮遠辭
於厚禮宣徽使宋光葆召嚴宴飲與語終日服其机
辯料嚴東還必有鄧艾之謀乃謂衍曰我先皇承天
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勢今以姦雄相喻是鄙我也
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言衍荒淫失政可

一鼓而下光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于遊宴不能悉
用其策光葆字季正內樞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
為閹給事黃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託疾留閹
中為刺史安重霸所殺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
于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兩
柱太常少卿楊玠上言其畧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
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
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
衍不以為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
雲霞之衣衍自置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

聞者悽愴行至青城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后太妃謁
建鑄像及丈人觀玄都觀金華宮丹景山至德寺各
有所唱和詩刻于石次至彭州幸陽平化漢州三學
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苴驛各又賦詩

太后詩曰周遊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喜得行可
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輦入龜城

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自在青城此
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

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為詩有
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久當大富貴耕

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
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
之富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于後房姊
生彭王妹生衍建即位姊為淑妃妹為貴妃耕為驃
騎大將軍衍即位冊貴妃為順聖太后淑妃為翊聖
太妃兄延瓊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既荒于酒
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不能相規正至于失國
皆其致也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慶宮使魏
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衍所私秦州
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

邊為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關蒲禹卿上疏行不納禹
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
重不幸也乃題詩于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城成
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于旗杆上其鳴
甚哀次梓潼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趙延又言
曰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親禱張
惡子廟抽籤得逆天者殃四字不悅次綿谷唐將李
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勳
宗昱宗儼為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
城寨遁還衍令靳括柏津梁自綿谷還留王宗弼以
兵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
白芬與三將同謀納款于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
人及百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妓妾中作回紇隊以
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
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啟宮收其金寶後
魏王至德陽衍報曰此與將校謀歸朝廷為樞密使
朱光嗣景潤澄宣徽使周輅歐陽晃等異謀熒惑各
已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巖相見以母妻為托因
上表曰臣先人受錢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
十年屬梁室挺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

狗與情止王三蜀逮臣纂紹罔敢怠遑自保土疆以
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
區奄征下國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
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為王
土異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櫬有歸負荆族罪望回
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顯佇德音以安反側謹奉
表歸命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備止國禮以降魏王
入居東內崇韜止天策府十二月魏王斬宗弼宗勳
宗儼于東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
建有功賜姓名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
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欣然曰
不失為安樂公乃率其宗屬及偽宰相王鐸等及將
佐家族上下數千人東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
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
誅之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與留守張筠誅于秦州
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刑呼曰寬哉吾兒
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
矣建自唐光啟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而
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
追封為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資長于綺紈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為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叶謀遂得嗣立龍衣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惟宮苑是務惟晏遊是好惟愴巧是近惟聲色是尚閹官執政於外母后司晨于內張士喬輩以諫諍而得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既不卑詞守禮以睦鄰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尚謀宣淫于藩臣之家而不采光葆之議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韜繼岌庸兒繆將非鍾會鄧艾之比是時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畧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於求金玉錦繡自足其所欲衍誠能啗之以利結之以好勤勞霸政勇于為治尚可延數十年俟真主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為寶融而以鄙吝召禍不免而縛及拜裂土之詔忻然自得以不失為劉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哀也哉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為郡衙吏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鄰里皆異

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衙內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為中門使莊宗與梁祖夾河頓兵知祥叅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為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侯莊宗即位于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于知祥臨行奏曰西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內府帷幙珍玩館於宮中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舊勳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即遣歸闕知祥之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九年正月至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恟恟知祥承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擊拂以初入為孟入又王氏宮殿皆題匠人孟得姓名及知祥至人以為先兆時魏王尚駐于府舍知祥乃館于徐延瑀之第延瑀即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于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為不佳也延瑀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踈狂霸豎

爾亦預知我代居此邪四月明宗即位十月加知祥
檢校太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加知祥中書令
改封其妻瓊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三年長公主薨
朝廷遣使來歸賻冊贈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
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于星
宿山四年三月命修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于
王氏宣華苑因謂左右曰使行不荒于政有賢輔之
繼及小子豈能遽取邪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
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
制服大臨五年正月黃龍見犍為白鵲集玉局苑白
龜遊宣華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
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于是孤足矣季良
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于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
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
即位其日大風晝暝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罕
為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為左右匡
聖步軍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曾祖佚為孝元皇帝廟
號太祖祖祭為孝景皇帝廟號世祖考岷為孝武皇
帝廟號顯宗遣宗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四月受
玉寶玉冊追冊長公主為皇后冊夫人李氏為貴妃

御得賢門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
皇德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
于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
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為真玉食蜀中二十年祿
既登九五于壽無益季良曰可為金滕乎曰此天數
也非人力可為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
真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一日薨年六十
一偽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
初有丐者自號醋頭手携一燈藥所至處卓之呼曰
不得登登便倒至是人以為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

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薨之日蜀
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滕生昶於
太原大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四川衙內馬步軍都
指揮使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寢疾以昶監國翌日冊
為太子知祥薨於柩前即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
書令判六軍事廷隱兼侍中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
尉季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
十一月季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陰人
二年二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后李氏長公主之滕嘗

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福
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昶六月江源縣民
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鳥銜土置
于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七月閬
州大雨雹如雞子烏鵲皆死暴風飄船上民屋女巫
云灌口神與閬州神交戰之所致

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二月遣使報聘十二月
晉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四年三月晉高祖遣聘使來聘叙姻親之舊。

其書畧曰大晉皇帝奏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

故而大慙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
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稷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鄰
好之是睦况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
保攝是望

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
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于城市疑
虎旅中有謀不軌者至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為其黨
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為張大蟲至
是有虎上城被誅即其驗也十一月昶耀兵大元門
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遊大慈寺宴從官于玉溪院賦詩俳
優以王衍為戲命斬之二月民訛言後宮產蛇取人
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一月地震屋柱皆搖
三日而後止

二年六月地震恟恟有聲

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艷娘有姿色召入
宮賜其家錢十萬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
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
事願以為慮六月教坊部頭孫延應王彥洪等謀為
逆延應趙廷隱之優人以能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

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圭曰今苦竹開花侯侍中
家馬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
之兆也構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司持杖為俳優盡殺
諸將而奪其兵為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
月眉州刺史申貴責授維州司戶貴潞州人殘虐聚
斂諭主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賂常指獄
門曰此吾家錢鑪被訴下獄責于維州至犀浦賜死
民家相賀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頌于郡國曰朕念赤子肝食宵
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

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
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興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
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固不仁
慈特為爾戒朕深思昶好學凡為文皆本于理常
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為
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
瑞牡丹其花雙開者十黃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
四從官皆賦詩十月地震摧民居者數百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

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
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于是後宮位號有十四品

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躋安情修
容修媛修涓等秩比公卿大夫士

八年九月寧江軍節度使張公鐸卒鐸太原平樂人
涉獵文史為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
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

九年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濟陰人謚文
肅

十年八月諸王侍讀劉保乂卒保乂青州人治尚書

左氏性嚴急日施檟楚于諸王及昶諸子乳媪密令諭之保人曰膏梁之性不撻之則他日為豚犬耳八月漢州奏西水縣令范義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義冢羣虎逐之文通廬于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廷隱開封人

十二年八月昶遊花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舂亭榭遊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

國春秋云
院表漢

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

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昶第三子元寶卒年七歲昶因此乃封其弟仁殷為夔王仁資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子元詰為秦王判六軍諸衛事元珪為褒王元寶幼而奇異既亂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

封為遂王贈青城大都督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
幄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
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筍竿俱生于林木之上
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閭巷之間弦管歌誦合筵
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可
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
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
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濟美衡山人博學
能文昶以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千石
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即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
庶入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
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製此曲

唐英按老子即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托不事
生業好與梨園樂工遊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
卒樂工歎之因為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
不知而妄對也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處回字亞賢彭城人
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于塔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
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

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養士
家資巨萬初幼時相見者周元豹見之曰此寶精也
當大富故處回積鏹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為崇勳
園幅曠十餘里臺榭亭詔窮極奢侈六月朔宴教坊
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鬥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
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旣處鐵柱頻撼其
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水深丈餘溺數千家權司天
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于青羊觀又遣使往灌
州下詔罪已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昶侍其母遊凌波殿競

渡前蜀宣
華苑也

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禹

偁九隴人父虔為衙史禹偁少落拓聞鷄走狗隨母

改適張氏目冒姓張名諤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

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

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啟曰昔年上第誣標張祿之名

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知祥以為蒙陽令召入侍

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

郡昶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召陽安白直至成

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面評

其直無有愧色馮贇克為布衣交家貧無資終不放
登第後從昶歸朝為鴻臚卿有門生自陽城至相見
甚懽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
杯竟不設席其鄙嗇如此九月有爰居集瑞鼎門觀
者以為不祥

十七年春周世宗即位改元顯德

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為雄武
軍節度使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邪
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為秦州監軍季札行
至德陽聞周兵遠至不馳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

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博傅季廷珪以拒
周彥儔大敗走青泥于是秦成階鳳復入周昶懼分
遣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

十九年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以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
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
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邪十二月旌表蓬州縣
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笋以
療母疾也

二十一年十二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謁和陵三月龍見玉壘關時
藝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對言曰
臣觀太宗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
在此乎若通貢職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
去朕徐自圖之昊字字佐唐相紳之後王師果伐昊
勸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殆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
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至夷陵卒昊追感亦卒年七
十二贈右僕射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
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
此為富可笑可歎王衍及昶降表皆昊為之蜀人鄙
之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十二月太后夢青衣
神言是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於外乃於昭覺寺廡
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為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大龍騰空而去
昶書兆民賴之四字誤以兆為趙十一月民訛言國
家東遷于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元詰為太子

元詰字遵聖昶長子歸朝授泰寧節度知貝州封
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于十九年弟元珪入朝為
統軍卒

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三月
王師平荆湘祖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
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
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祖遣使齎帛書通好于太原尊劉鈞為天
子至境上為疆吏所獲太祖怒命王全斌顧彥進等
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
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祖謂昭遠
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為朕立功命宰相李昊

等餞于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
領此雕面惡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行執鐵如
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笑之十二月王師至興
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
胡床不能起免胄而逃為追騎所獲祖大懼出金帛
募兵令元喆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福
而恨誅之不逮也昭遠成都人依東郭院僧為小沙
彌知祥飯僧見其惠黠留給侍祖左右累遷捲簾使
通奏使知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汶州見古
塚有屍如生誌云大中年汶州步軍都虞侯文和之

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我已為太
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刀兵之厄既能葬我可以免禍
至是為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所誘祖而結
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于本國耳太祖釋之乃
以為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
彥儔太原人是月劔門不守元喆奔還問計于左右
老将石贇曰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祖
沉吟久之乃彈指嘆曰吾父子以豐衣足食養兵四
十年無一人為我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効命

乃遣通奏使伊審微齎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臣
生自并州長于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構得從幼歲以
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
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于遐荒慶澤流於
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
執贄奉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闕廷已慙先見
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
所指而無前轍鼓纜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
封將卒倉儲盡歸于圜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
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

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宗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敢輒徵故事上瀆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曰歸款盡獲全生顧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為幸庶使先人寢廟不為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尚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庫府巡過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昶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全斌至昇仙橋昶備亡國之禮見於軍門全斌承制釋罪翌日舉族并其官屬詣闕自眉陽乘舟至荊州出安陸太

祖遣使迎勞并遺其母湯藥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國公時乾德三年也錄其子弟舊臣僕百人具皇朝日曆是歲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謚恭惠葬洛陽昶幼聰悟才辨自襲位頗勤于政邊境不聳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左右保正世祿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衄惟高彥俦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昶不能用及卒其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既死吾何用生為曰不食亦卒先

是蜀人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
周世宗尤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
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板于寢門以
其詞工昶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蜀
平朝廷以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其符合如此昶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
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蓋
與王衍不同耳

黃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
中日宴卧内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即仁重諫專

政始構疑貳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留存良遂結
董璋攻遂閬其跋扈之心著矣議皆以不立僭竊
其惡均一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常論之于前
矣知祥始末臣于後唐託葭莩之援階將相之貴
故當勤王戮力為國藩輔而乃憫然自帝不復顧
忌跡其素心真亂臣賊子也昶戒王衍荒淫驕佚
之失攷之求治與民休息雖刑罰稍峻而不至於
酷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州
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為而昶為之固宜誅
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然束手歸命生享大國

封之死有封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祿太祖皇帝真有恩於降虜哉

蜀檮杌終

蜀檮杌跋

蜀檮杌十卷宋張唐英著雖偏部短事亦淺而亦有可以廣聞見備鑒戒者但錄自吏人言行十有四五歸田多暇輒為審定蓋以三本互証乃稍諦當如此子孫其存之萬歷戊戌九月十八日弱侯記

按晁志及通考俱作外史檮杌十卷前有自序後有治平間陸昭回跋今本借于武陵鮑氏止一卷而序跋亦無之然首尾畢具則仍似無闕也又按朱竹垞曝書亭集謂蜀檮杌十卷今止二卷愚意所謂二卷者或出後人刪節而王建孟知祥各自為卷今本又



後而合之耳唐英字次公號黃松子大觀間宰相商
英之兄早卒又嘗作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行世云乾
隆戊戌二月八日寫畢時詎弱侯焦太史作跋之歲
又三周甲子矣棘人吳翌鳳記

